

管轶：去过武汉请自我隔离

财 china.caixin.com/2020-01-23/101507672.html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文思敏）

管轶昨天（1月22日）刚从武汉回来。

“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目前担任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稍早前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武汉肺炎可人传人、发展曲线等做出了精准的判断。（参见报道：[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SARS高度相似](#)）

“我现在在自我隔离。”管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月21日-22日，他和团队来到武汉，希望可以帮助找到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无力，悲从心来。”

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率先分离鉴定出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SARS的直接来源，通过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发及流行。此外，他曾确定了目前在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地区传播的H5N1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体和传播途径，提供了世卫组织提出的大多数大流行前期H5N1疫苗株。

武汉疫情仍在蔓延。截至1月22日24时，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95例，死亡17例。其中，截至22日晚上8点，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44例，17例死亡病例均来自湖北。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终于发布交通封城的通告。

管轶1月15日曾接受《大公报》采访时乐观估计形势，但如今研判急转而下，他对此回应称，因为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至16日发出的通告中均维持肺炎病例41例，无新增病例。“当时我还有点乐观，如果再过几天，即超过12天没有新发病例，就说明我们将打赢这场硬仗。”

管轶1月23日上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封城，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口已经流出回家过年，保守估计，武汉肺炎感染规模也要比SARS多得多。

此外，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华晨也表示认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当年SARS的规模。她指出，目前的病例资料来看，这个病毒导致的症状差别很大，从症状很轻微甚至隐形到重症患者都有，而SARS总体来说大部分都是重症患者，感染后很快会出现症状，因此这次的武汉肺炎相较于SARS来说，更加难以防控。从长期来看，毒性非常强的病毒反而难以长期存活，因为染病的人会很快被发现、被隔离，甚至很快去世，病毒不太容易找到更多被传染对象。

作为一种新病毒，发展轨迹一般是：初期传播力弱，整体来说被感染的人症状也较为轻微，但如果没有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将病毒控制住，有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一旦病毒在很多人体内存活并适应人体后，就有机会进一步变异，产生更强传播力、毒性更严重的变异。朱华晨表示，如果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面已经非常广，可能就不会像SARS那样容易被清除掉。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

1月22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流行病防疫和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执行长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表示，现在有说法称新型肺炎的死亡率可能比SARS低，但它的传染性可能甚于SARS。因为新型肺炎病例的新增速度在提高；感染人群的发病状况也十分多样——包括中度、重度及致死的病例都有。此外，人们在染病初期可能无法确认自己感染了新型肺炎，因此仍在公共场合出入，这也增加了这种病毒的传染性。

不过，瑞士时间1月22日晚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举行紧急会议。会后，WHO总干事谭德塞对财新记者表示，中方对WHO披露的信息很充分，WHO需要的疫情信息都已共享。他介绍道，中国专家在WHO内部会议中，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介绍细节和深度令他印象深刻。

财新记者：你在武汉最新观察到了什么？

管轶：我是21日到达武汉，下午3时到了当地的一个菜市场叫小东门市场，看到的场景一片祥和，好多人还忙着置办年货，我对此极其惊讶。因为这次武汉肺炎发源于华南海鲜市场，目前动物感染源还没有找到，而其它菜市场看起来卫生情况也不理想，小东门市场地上是潮湿的，卫生状态十分恶劣，通风设备也很差，我观察市场里的民众只有不到10%的人戴上口罩。

此后，我又见了一些当地部门，到了晚上我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

第二天在机场，让我再次惊讶到掉了下巴。机场人流已明显下降，而机场居然还有个别旅行团出游。

更让人不解的是，机场的地面没有消毒，只有人手握体温计监测体温，我观察了武汉的候机厅内，只有零星的地方比如星巴克放上了消毒液。

当我过安检的时候，拿着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我说：丫头，你的口罩质量不行，你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她说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戴，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这说明即使前两天中央已经发话高度重视，但当地卫生防护根本没有升级。我当时就想，这都要“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拉警报啊，百姓好可怜，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完全对疫情无感啊。

财新记者：你在武汉找寻动物源头等工作有什么进展？

管轶：我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他们管理很惯性，也许认为自己更有能力。

但关键一点我想指出，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武汉封城的举措？

管轶：评价一个措施要看时间点和效果，时间点我觉得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我并不乐观。据我观察，武汉市街上的人流在21日已经明显减少了，春运大潮已经快结束了，许多年轻人或者老家在外地的已经回家过年了，他们很可能是在社区接触到了病人，出城时还在潜伏期，很可能都是移动的病毒。这些人回老家，就把病毒带去了全国各地，以他们17、18日离开开始计算，25日、26日全国人民可能需要多加留意。

此外，已经出城的那些人，会不会或者懂不懂怎么自我隔离。我看当地政府似乎不作为，连个隔离指引也没有给到出城的人。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已经下发文件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但以我亲自观察调研所见，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财新记者：如何研判接下来疫情走势？

管轶：爆发是肯定的。“武汉九省通衢”，加之错过黄金防控期、以及春运大潮，有些人不作为。

我也算身经百战，经历过禽流感、SARS、甲流H5N1、猪瘟等。但对于这次武汉肺炎，我真的感到极其无力。根本没法跟SARS疫情相比较。当年SARS最初是在珠三角几个城市发病，之后是北京和香港。

SARS的60%-70%的感染者都是来自个别超级传播者，传播链很清晰，只要封堵那几个人的接触者就可以了。但是这次，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了了。而且控制成本，应该要几何级数字计。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财新记者：作为个体，现在可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

管轶：如果去过武汉的人，请自我隔离。以我自己为例，我离开武汉时在飞机上全程戴口罩，一下飞机，就用酒精消毒液把衣服、鞋子、行李箱全部消毒，我也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准备好物资，在一个屋子里自我隔离至少五天，每天早晚汇报，有无发病。其他没去过武汉的人

尽量少去公共场所，一旦有感到不舒服，尽早就医，少与他人接触。

财新记者：为何新增病例突然增加？早前接受《大公报》采访时你曾表达过乐观的判断。

管轶：之前曾经报出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当时我还有点乐观，如果再过几天，即超过12天没有新发病例，就说明我们将打赢这场硬仗。（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至16日发出的通告中均维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无新增）

但如今新增病例增加不少，我想说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

（更新中）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